

與人

託庇隣封每荷存記特辱榮訊愧汗可量即辰履茲
霜候起居佳勝未緣參見惟日瞻企尚冀以時珍衛
區區

與樂推官黃州

疊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卧病愧負深矣
數日起居佳否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尚冀保練慰
此區區

答李昭玘

無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
詳為慰無量比日尊體何如既拜賜雪堂新詩又獲
觀負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
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
略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格筆不復措辭近有李
豸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瀾翻已有漂沙走
石之勢嘗識之否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
一笑未間惟萬萬自重

答范蜀公四首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住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
成池園勝絕明齋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

手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
傳者遂云物故以為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為一笑
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惘惘

又

蒙示諭欲為卜隣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側
旦夕聞道又况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
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荆渚買一
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尚有少房繕若果許
為指揮從者幹當實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識可納左
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日益明此大慶也其

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異
日必能陪從也

又

承別紙示諭麵壁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
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間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
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為城池操詩書以為干楯
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
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
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
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歛衽而况學之者耶聊復信

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又

顛仆罪戾世所鄙遠而丈丈獨收錄欲令撰先府君
墓碑至為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肖平生不作墓
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反覆計慮愧
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體書謹為子
孫之藏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皇恐
之至

荅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為別至今耿耿譴居窮陋往還斷盡
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忤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札翰
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
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
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見議
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荅通禪師

謫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絕故人不遺兩辱手教
具審比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晚聞僊照物不明
陷於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即誅殛想亦
大善知識法力冥助也禱願既絕因而布衣蔬食於

窮苦寂澹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兩
書開論周至常置座右也未緣屢謁萬萬以時自重

荅道源秘校

謫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竒拙
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為意者誰肯辱與
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企不可
言遠想即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即荅計已陸
罪左右然惟故是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有素
中實無他也夏望寬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懷處
之無適而不可江令竟不肯少留健決非庸人所及

也無由面見以時自重

與王慶源

竄逐以來口欲作書為問舊既懶惰加以閑廢百事
不舉但慙怍而已即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
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
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
天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
疏如山不復荅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
免惡逾文郎行寄紙筆與叢郎到甚遲也未緣會面
惟萬萬自愛

答李寺丞二首

久別渴詠適中辱書且審起居清勝至慰至慰某謫
居粗遣廢棄之人每自嫌鄙况於他人君獨收卹有
加平素風義之厚足以愧激頽靡也未緣會見萬萬
以時自愛

又

遠蒙分輟清俸二千極愧厚意然長者清貧僕所知
也此不敢請又重違至意輒請至年終來春即納上
感愧不可言也僕雖遭憂患狼狽然匹如當初不及
第即諸事易了荷憂念之深故以解懸慮

與陳季常九首

近因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與龐醫來相會
因視臂腫云非風氣乃藥食毒也非鍼去之恐作瘡
乃已遂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尋如其言得
愈矣歸家領所惠書及藥併荷憂愛之深至仍審比
來起居佳安曾青老翁湏傳燈錄皆已領一一感佩
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蘄水溪山
乃尔秀邃耶龐醫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撰本草
爾雅謂一物多名也而見劉頌具說深欲走觀近得公擇書
云四月中乃到此想季常亦未遽北行當與之偕往

耳非久太守處借人遣賈家傳去別細奉書

又

柴炭已領感作感作東坡昨日立木殊耽耽也

又

王家人力來及專人并獲二緘及承雄篇贊詠異夢
證成仙果甚喜幸也某雖竊食靈芝而君為國鑄造
藥方縱在君前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累書聽流
言以誣平人不得無所損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
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此日起居住否何日決可一游
郡城企望口深矣臨臯雖有一室可憇從者但西日

可畏承天極相近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後相度
未間萬萬以時自重

又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季常為帶
來季常未嘗為王公屈今乃特欲為我入州州中士
大夫間之儀然使不肯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
甕但不惜不須更為恨也

又

鄭巡檢到領手誨具審到家尊履康勝羈孤結戀之
懷至今未平也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

山奇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任先生為深憾耳呵
呵示諭武昌田曲盡利害非老成人吾豈得聞此送
還人諸物已領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想
秋末相見必得拜呈也近得李長吉二詩錄去幸秘
之目疾必已差茂木清陰白可愈此餘惟萬萬順時
自重

又

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為坐減半費此真上策也然
其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擅去安置所而
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

言何所不至若大霈之後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
為深慮之仍且密之為上

又

稍不奉書渴仰殊深辱書承起居住勝新居漸畢工
甚慰想望數日得君字韻詩茫然不知醉中拜書道
何等語也老息婦云一絕乞羨英君大為愧悚真所謂
醉時是醒時語也蒙不深罪甚幸雖知來篇非實
語猶且收執庶幾萬一莫更要寫脊記否呵呵柳簿
云某奉訝者不知得之於誰安有此理來書雄冠之
語亦無人見但有荅柳二書云陳季常要寫脊記欲

與寫云文武案寮常居祿位亦如與季常書作戲耳
何名為訝哉想公必不以介意不答取妙日夜望季
常入州但可惜公擇將至若不爭數日而吾三人者
不一相聚劇飲數日為可惜耳有人往舒五七日必
回可見其的若不來續以書布聞茶臼更留作樣幾
日日近新闕甚多篇篇皆奇遲公來此口以傳授餘
惟萬萬自愛

又

疊辱來貺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欲聞
公何也公養生之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

臯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

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

謂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

毬黃門妾也至禱

又

孫巨源之姪甚佳士無甚仰盛德云當去請見某告
以季常不蓄烏巾十餘年矣又不欲便裹帽奉謁他
必自去見公也鎮中得一好官人亦非細事叔曾書
已附去西方多事此君却了得莫遂奮起不見報趙
二罷相州取勘他稱病乞不下獄不知為何事私甚
憂之公聞其詳否又報舒曾乞郡閑知之

答吳子野四首

濟南境上為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專人來忽得書且喜居鄉安穩尊體康健某到黃已一年半處窮約故是宿昔所能比來又加便習自惟罪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耕漁樵真有餘樂承故人千里問訊憂卹之深故詳言之何時會合臨紙惘惘

又

承三年廬墓葬事誠盡又以餘力葺治園亭教養子弟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益增愧歎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尔竒逸耶僕所恨

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夢想其處而已子由不住得書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珎感虞直講一帖不類近世筆迹可愛近日始解畏口慎事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奉寄書簡且告勿入石至懇至懇

又

寄惠達茗數品皆佳絕彼土自難得更蒙輟惠慚悚慚悚沙魚赤鯉皆珎物感忤不可言扶劣膏不識其為可物但珎藏之莫測所用因書幸詳以示諭也近有李明者畫山水新有名頗用墨不俗輒求得一橫

卷一長可用木床繞屏附來人納上江郡乃無一物
為回信慙慙之至兒子無恙承問及

又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
為涕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
上俯臨斷岸几席之下即是風濤掀天對岸即武昌
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即
可相見也

與李公擇二首

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
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俗人
真可謂澹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
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
似鄙吝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
獻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又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
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尔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
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
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

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
輒以狂言廣兄之意尔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
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
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

荅湖守刁景純二首

因循不奉書不覺歲月乃尔久耶過辱不遺遠賜存
問感激不可言也比日竊惟鎮撫多暇起居勝常吳
興風物夢想見之嘯詠之樂恨不得相陪聞風謠藹
然足慰所望夏暄萬萬自重

又

舊詩過煩鐫刻及墨竹橋字併蒙寄惠感愧兼集吳
興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肖獨以罪去垢累
溪山景純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耶在郡
雖不久亦作詩數十首久皆忘之獨憶四首錄呈為
一笑耘老病而貧必賜清頌幸甚

荅蘇子平先輩二首

遠別滋久思詠不忘中間累辱書教久不荅知罪知
罪遠煩專使手書勞問且審比日起居佳安感慰殊
甚書詞華潤字法精美以見窮居篤學日有得也某
凡百粗遣厄困既久遂能安之昔時浮念雜好掃地

盡矣何時會合慰此惘惘

又

遠煩遣僕手書足矣更蒙厚惠足下困約中何力致此愧灼不可言已一一依數領訖感忤而已兒子令往荆南幹少事未還還即令荅教也所要先文哀詞去歲因夢見作一篇無便寄去今以奉呈無令不相知者見若入石則切不可也至祝至祝

蘇文忠公集卷第五十七

蘇文忠公集卷第五十八

書簡

與蔡景繁十四首黃州

自聞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欲少布區區又念以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豈意仁人矜閔尚賜記錄手書存問不替疇昔感悚不可言也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無緣少奉教誨臨書悵惘尚冀以時保頤少慰拳拳

又

近奉書想必達比日不審履茲隆暑尊體何如某卧

盡矣何時會合慰此惘惘

又

遠煩遣僕手書足矣更蒙厚惠足下困約中何力致此愧灼不可言已一一依數領訖感忤而已兒子令往荆南幹少事未還還即令荅教也所要先文哀詞去歲因夢見作一篇無便寄去今以奉呈無令不相知者見若入石則切不可也至祝至祝

蘇文忠公集卷第五十七

蘇文忠公集卷第五十八

書簡

與蔡景繁十四首黃州

自聞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欲少布區區又念以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豈意仁人矜閔尚賜記錄手書存問不替疇昔感悚不可言也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無緣少奉教誨臨書悵惘尚冀以時保頤少慰拳拳

又

近奉書想必達比日不審履茲隆暑尊體何如某卧

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信
是罪重責輕召災未已杜門僧齋百想灰滅登覽游
從之適一切罷矣知愛之深輒以布聞何日少獲瞻
望前塵惟萬萬為時自重

又

某謫居幽陋每辱存問漂落之餘恃以少安今者又
遂一見慰幸多矣衝涉薄寒起居何如區區之素即
獲面既

又

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

晚即面呈

又

違闊數日悽戀不去心切惟願愛之厚想時亦反顧
也比來駁獲之暇起居何如某蒙庇如昨度公能復
來當在明年秋矣某杜門謝客以寂默為樂耳乍遠
萬乞為國保重

又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辟觀雖妻子無幾見况他人也
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
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

到聞益奇瑋曩恨不一往也公常往否大篇或可追
賦果寄示幸甚幸甚

又

前日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
命脆促真在呼吸間耶益令人厭薄世故也少張徒
步奔喪死之日囊橐罄然殆無以斂其弟麻城令
允貧云無寸壠可歸想公聞之悽惻也料朝廷亦憐
之如公言重可為一言否輒此僭言不深譴否

又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

繹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笥中為不肖光
寵異日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
謂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為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
居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歎春間
行部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面聞近見一僧甚異其
所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又

承愛女微疾今必已全安矣其病咳逾月不已雖無
可憂之狀而無慘甚矣臨臯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
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

嘗携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篋索涼州凜
然有水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
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近專人還奉狀必達忽復中夏永日度門無如思渴
仰何不審履茲薄熱起居何似向雖畫扇比已絕筆
昨日忽飲數酌醉甚正如公傳舍中見飲時狀也不
覺書畫十扇皆遍筆迹麤略大不佳真壞却也適會
人便寄去為一笑耳

又

黃陂新令李籲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
比來所見縱小有才多俗吏儔輩如此人殆難得公
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
紆蒙德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

又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
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情愛著人如羈膠油膩急
手解雪尚為沾染若又反復尋繹便纏繞人矣區區
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為佳也劣弟久病
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

不恆况謗傳耶無由面談為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
未聞惟萬萬為國自重

又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
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
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况何如剗
刷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又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未
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

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曾面聞留此書今請見
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誠收錄之異日或有用也公許
密石硯若有餘者可輟即付徐可也

與吳子野二首

少時在冊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闊俯仰
一世乃與君相遇江湖感歎不已辱訪山中殊不盡
款意數日起居佳否以拙疾畏風不果上謁解去
漸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令子秀才辱長牋之賜辭旨清婉家法凜然欽味不

已老拙何以為謝但有愧負

與幾道宣義

久放江湖務自屏遠書問之廢無足深訝比日侍奉之暇起居何如其凡百如舊向者以公擇在舒時蒙相過既去索然無復往還每思檻泉之遊宛在目前聞河決陽武歷下得無有曩日之患乎得暇遣數字慰此窮獨

與江惇禮秀才五首

罪廢屏居忽辱示問累幅粲然覽之茫然自失比日侍奉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及見君之王父也追

想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章溫雅指趣近道庶幾昔人三復甚喜獨恨所稱道過當舉非其實想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畧之也久不得貢父翁書因家信畧為道意無緣面言臨紙惘惘

又

向示非國語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為書爾所示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爾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貞符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

論之稍詳今冗迫粗陳其畧須見乃盡言然迂學違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獲云爾

又

所示徐君為朝中知之者亦眾不肖固嘗愛仰然老朽無狀豈能為之增重向者亦獲從諸公之後時掛一名以獲揚遺士而近者不許連名此事便不繼然所示亦當在心有問焉固當以此告也

又

疊辱臨顧感作無量錄示神告得聞前人偉蹟固後生之幸然事體不小未敢輒作文字非面莫究也

又

十論十二說已一再讀矣不獨歎文辭之美亦以見存誠求道之至也科舉數不利想各有時箕裘不廢半年可必也曾過江遊寒溪西山否見邑人王文甫兄弟為致意近有書必達之矣

與徐司封

適辱車騎寵存感作無窮初晚來尊體佳勝某與陳君畧出至安國遂覺拙疾稍作欲告明日少休後日恭與盛集可否無狀慙負多矣幸甚

荅湖守滕達道

忽復中夏永日杜門思仰無窮比來起居何如張奉
議來稍獲聞問甚慰所望府第已成雄冠荆楚足使
來者想見公之風度無緣一寓目但有企想

荅陳季常三首

侯馬鋪行奉書未達間領來誨具審起居佳勝至慰
至慰荅京洛書過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薦於風義
至自割瘦脰以啖我謂至矣然以化不為鷺鴛者
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飢飽如觀越人之
肥瘠耳雖象亦未易化也鄉諺有云缺口鑷子者公
識之乎想當拊掌絕倒知過節入州甚幸未問萬萬

自重

缺口鑷子者取一毛不
後恐未嘗聞故及

又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為慰又
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
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
耳公無多柰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開車馬早晚
北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覩縷

又

置中疊辱手示并惠果羞感悅增極酒隱堂詩當塗
中抒思不敢草草作公是大檀越豈復持牌也一笑

與錢世雄

久不奉書蓋無使亦懶怠之罪未深訝否比日起居
何如其與賤累如常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遺教經跋
尾必達也吳江宦况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聞已復
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益可樂但終未
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爾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興人
口漸少當稍息有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因
便往三衢奉啓

荅任德翁

自蒲老行後一向冗懶不作書子姝來領手教感愧

無量仍審尊體佳勝為慰昆仲首捷聞之欣快起我
衰病矣當遂冠天下士蔡州未足云也陳季常歸又
得動止之詳小四乃能爾師中不死矣此間冗事可
問小大更不覩縷亦期會晤萬萬自愛

與周主簿

罪廢衰朽過辱臨顧增愧汗也晚來起居佳勝甚欲
詣謝巾褐草野不敢造門幸加矜恕

與知郡朝散

前日辱降屈業已不出無緣造謝信宿尊體萬福筠
州茶芽少許謾納上并利心肺藥方拜呈范醫昨呼

與語本學之外又通星曆甚可佳也

與文郎

不審荼毒以來氣力何似變故如昨兩易晦朔追慕
無窮柰何柰何中人還辱書重增哽噎吾親孝誠
深薦若不少節哀摧惟意所及不以後事為念何以
仰慰堂上之心惟萬萬寬中強食

與楊元素八首

近兩辱手教以多病不即裁謝愧悚殊深比日仰惟
履茲溽暑台候清勝某病後百事灰心無復世樂然
內外廓然皆獲輕安何時瞻奉畧迫所以然者未間

伏惟為時自重

又

涉暑疲勸書問稍缺愧仰無量比日起居勝常近領
手誨承小疾盡去體力加健此大慶也更望倍加保
齋側聽嚴召以慰輿論

又

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雨忽忽別去至今
不足示諭田事方憂見罪乃蒙留念如此感幸不可
言某都不知彼中事但公意所可無不使者軍屯之
東三百石者便為下狀甚佳李教授之兄又云官務

相近有一莊大佳此彭詩亦閑與問看今日章質夫
之子過此已託於舟中載貳二百千省上納到乞與留
下果蒙公見念令有歸老之資異日公為蒼生復起
當却為公葺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適新舊守到
數冗甚不一

又

示諭秀才唐君許為留念兼令幹人久遠幹之幸甚
幸甚其未能去此間更無人可以往幹必須至奉煩
唐君也未嘗相識便蒙爾許必以元素之故也深欲作
書為謝適冗甚非久別附問且乞道區區天覺彭寺

丞皆蒙書示亦未及奉啓敢乞致下懇

又

遙中領手教伏審台候勝常為慰某九百如舊近又
大霈庶得歸農乎公決起典郡無疑也近嘉州魏秀
才兄弟行附手問不審得達否歲行盡伏冀順時為
人自重

又

筆凍寫不成字不罪不罪舍弟近得書無恙不知相
去幾里但遙中書須半月乃至也竒方承錄示感戴
不可言固當珍秘也近一相識錄得公明所編本事

曲子足廣竒聞以為閑居之鼓吹也然切謂宜更廣之但囑知識間令各記所聞即所載日益廣矣輒獻三事更乞揀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又

近於城中葺一荒園手種菜果以自娛陳季常者近在州界百四十里住時從往來伯誠親弟近問之云不曾參拜其人甚竒偉符其一詞以助本事

又

承示諭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遺策小子坐享成熟知幸知幸近谷唐君書并和紅字韻詩必

皆達矣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澡浴把纜放船也呵呵九事既不免干瀆左右乞一面裁之不須問某也尚有二百千省若須使乞示喻求便附去見陳季常慥云京師見任郎中其子之子欲賣荆南頭湖莊去府五大十里子有田五百來石厥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可迤邐還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但稅稍重告為問看彭寺丞之流近日更不敢托他也况亂尊聽負荆不了也

荅上官長官二首

專人至辱書及詩文二冊捧領驚喜莫知所從得伏

觀書詞博雅純健有味其言次觀古律詩用思深妙
有意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浩然所寄深矣非
淺學所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汨沒不緣半面獲此三
貺幸甚幸甚老謀荒廢不近筆硯忽已數年願視索
然無以為報但藏之中笥永以為好而已適病中人
還草率

又

詩篇多寫洞庭君山景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
教作詩既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
年矣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葉舟綠

遊其間風雨雲月陰晴蚤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畧
寫其彷彿耳會面未由惟萬萬以時珍重何時美解
當一過我耶

與人

示諭燕子樓記其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况得
托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躓之甚出
口落筆為見憎者所箋注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
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幾免矣雖託云向前所
作好事者豈論前後即異日稍出災厄不甚為人所
憎當為公作耳千萬哀察

與巢元脩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東坡荒廢春筍漸老餅餤已入末限聞此當俟駕耶老兄別後想健某五七日來苦壅嗽殊甚飲食語言殆廢矧有樂事今日漸住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生兩瓢無恙四栢亦吐芽矣

與千乘姪

念二秀才別來又復春深相念不去心邁自北還得手書及見數詩慰喜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

念忽忽如何可言久不知鄉書想諸姪已下各安子明微累想免矣因書畧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力副尊長意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姪固已無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頭顱可知正望姪輩振起耳念此不可不加意未由會合千萬自愛

與蒲傳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卑意亦深以為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簾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

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
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以鄙言為然且看公
亡甥面少留五息也

與子明兄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回必免衝替何
似一入來寄家荆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
淮一住計亦是一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遊宦皆
便也弟亦欲如此但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
子由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
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

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
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
木虫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
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為作
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
盞呵呵醉中不罪

與子安兄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屋數間謂
之東坡雪堂種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為
一笑為書角大遠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

諸親知書各為致下懇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
帚風節愈堅師授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豬頭灌
五睛作薑豉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
猪鳴矣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
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
呈子明也近購獲先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弟啓一
通躬親標背題跋寄與念二令寄還二哥因書問取

與王元直

黃州真在井底香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
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上弄水挑菜便過

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
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
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
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
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庵忽使我至
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答圓通秀禪師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論也自惟潦
倒遲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
世且不可得而况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見耶不謂

遠枉音問推子過當豈非醫門多病息黥補劑持有
良藥乎未脫罪籍身非我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
恩許歸田當畢此意也

荅寶月大師三首

近遜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
望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
遠書丁寧又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罪
廢即請入石碑額見今悟清持書往安州千勝元菽
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味
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須寫大藏

經碑一行及撰入寫人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祝
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
黃州無一物可充信建茶一角子勿訝塵浼餘惟萬
萬保練適冗中清師行奉啓草草

又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即詳也清又游禮練事多能可
喜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計安勝每念鄉舍神爽飛
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凝身輕他日天恩
放停幅巾杖屨尚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
健髮不白更請自愛晚歲為道侶也餘附清師口陳

此不觀縷

又

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即為作記并求的便附去可裝在版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荅趙昶晦之四首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筒而終歲不荅對之太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遠近劇易矧風土舊諳習而兵興多事適足以教明

利器但恨愚暗何時復得攀接耳

又

南事方興計貴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處之矣聞廟畧必欲郡縣荒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熙河屯守餽餉中原無復寧歲况其不然憂患未易言也履險涉難可以濟者其惟邁德寡怨之君子乎

又

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水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閣不罪浼

瀆藤既美風土又少訟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某亦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又

久不奉狀懶慢之過遠辱信使慚愧交懷承被命再任遠徼不足久留賢者然彼人受賜多矣晦之風績素聞使者交章佇聞進擢以為交遊故人光寵

與蹇序辰四首

欲一奉見豈徒然哉深有所欲陳者而竟不遂可勝歎耶子由在部下甚幸但去替不遠耳輒有一書及少信煩從吏甚不當爾恃眷必不深責季常可勸之

一起深欲圖其見坐處也一噓

又

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兒婦眩倒不知人者久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尚昏昏也小兒輩未更事義難捨去遂成失信想仁明必恕其不得已也然負愧深矣乍煖起居何如間廢之人徃徃一見謂必得之乃爾齟齬人事真不可必也後會何可復期惟萬萬為國自重

又

江上一別今歲餘矣不謂尚蒙存記手書見及感愧

不可言衝涉薄寒起居佳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
鄉間之末亦切以為寵但罪廢之餘不可復自比數
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旦夕欲遂一見惟冀順候
自重

又

不得一見而別私情甚不足入常赦於安佚而達於
憂患願深照此理况美才令聞豈以棄者耶

蘇文忠公集卷第五十八

蘇文忠公集卷第五十九

書簡

荅濠州陳章朝請二首

黃州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闊何所不有置之不足
道也獨中間述古捐館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相愛
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竒動輒累
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慙負無量昨遠辱書問便
欲裁謝而春夏以來臥病幾百日今尚苦目病再枉
手教喜知尊體康勝貴眷各佳安罪廢屏居交游皆
斷絕縱復通問不過相勞慙而已孰能如公遠發藥

不可言衝涉薄寒起居佳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
鄉間之末亦切以為寵但罪廢之餘不可復自比數
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旦夕欲遂一見惟冀順候
自重

又

不得一見而別私情甚不足入常赦於安佚而達於
憂患願深照此理况美才令聞豈以棄者耶

蘇文忠公集卷第五十八

蘇文忠公集卷第五十九

書簡

荅濠州陳章朝請二首 黃州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闊何所不有置之不足
道也獨中間述古捐館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相愛
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竒動輒累
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慙負無量昨遠辱書問便
欲裁謝而春夏以來臥病幾百日今尚苦目病再枉
手教喜知尊體康勝貴眷各佳安罪廢屏居交游皆
斷絕縱復通問不過相勞慙而已孰能如公遠發藥

石以振吾過者哉已往者布出不可復掩矣期於不復作而已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每辱不遺時枉書問感愧深矣比日起居住勝某自竄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諭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爾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使生出無窮事也切望憐察示諭學琴足以自娛私亦欲爾但老懶不能復勞心耳有廬山崔閑者極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江倅通中辱書此人回欲裁謝適苦寒嗽而此人又告去

甚急故未果且為道此其子文格甚高議論與世俗異也可畏劉宗古近過此甚安健絕無遷謫意江親亦可與言

與徐得之十首

適辱手簡且審起居佳勝知當少留雪堂所需字詩款曲為之此興國書可便遣也

又

數日相從遽別情悵惘然晚來起居住佳勝後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十一郎昆仲不及再別惟節哀慎重為禱葬期不遠
想途中不復滯留凡事稟議大阮為佳仍恕造次

又

昨日已別情悵惘然辱教喜起居佳勝風雨如此淮
浪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擁
衾耳想来日亦未能行若再訪幸甚

又

逾年相從情均骨肉乍此遠別悵戀可知辱書承起
居佳勝為慰來日離此水甚慳澁不知趁得十五日
上否得之亦宜早發勉此歲月間早遂定居為佳也

餘萬萬自重

又

小兒蒙下問未暇上狀不罪宗人過望皆公之賜也
叨恩叨恩公不能無愧更為多致謝懇也

又

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之重感慰何極經宿
起居何如郡中雖留數日竟少暇陪接又不得一候
館舍遂爾遠別可量悵惘

又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為賀所用

石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之似太早計然俯仰
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迫吾儕日益潦倒爾恐得之
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闕人抱孩兒深為不皇呵呵

又

別後所辱手教一一皆領罕遇信便不克裁謝甚愧
負也再到舊遊不見故人深為惘惘然喜久客牢落
得遂歸計也比日已還待下起居佳勝會合何時臨
書悵然

又

定省之暇稍葺閑軒筆瓢雞黍有以自娛想無所慕

於外也閩中多異人隱屠釣得之不為簪組所縻倘
得見斯人手僕益衰老強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時
惠問

荅程彛仲推官二首

闊別永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獨吾兄不
忘疇昔時枉遠書感忤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佳勝
又讀別紙所記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
幸甚幸甚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慰朋
友之望

又

某與幼累皆安子由頻得書無恙元修去已久矣今
必還家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
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
遠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飯叫飢
聊發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荅君瑞殿直

春來未嘗一日閑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辱書承
起居佳勝為慰君猷知四月末乃行猶可一見否乍
暄惟萬萬自重

與景倩

昨日辱訪大慰久渴經宿起居佳勝食已本欲奉謁
適陳季常來故且已衆客頗懷公高論可能只今一
訪否禮不當爾意公期我於度外也

與趙仲修二首

瘡病不往見而仁人敦舊屢承車馬感愧不可言雨
涼切惟起居住佳勝旦夕當獲面謝

又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已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
公亦乃無浹旬蔬食耶一喙

與人二首

兩日瘡痛殊甚不果見辱簡且喜佳勝二詩高妙讀之喜慰幸甚病中裁謝草草

又

兩日瘡痛不出思渴思渴今猶楚痛未已鍾乳丸更求數服吐血者復作也不罪不罪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餅笋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茗兩片食已可與道媪對啜也

與何聖可

辱示朱先生所著書詩詞義深矣淺學寸魯不足以窺其萬一結髮求道篤老不衰世間有幾人而匏繫於此不得一望其履幕慨歎不已久廢筆硯無以報此嘉貺益增愧赧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窓竹屋燈火書煢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愧想當一笑也

與劉器之

辱書極論內外丹事劣弟初不及此受賜多矣輒拜呈方丈銘一首更告與敲琢看唐彥溫處亦有一贊

并為看過因家兄龜年行奉啓半醉中書字不謹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久不聞法音馳仰殊深即日遠想起足安穩兒從夫
遠謫百念灰滅持誦之餘幸無恙何時復見一洗嶺
瘴春寒千萬為法自重不宣旌德縣石王氏兒再拜

荅開元明座主二首

久別思企不忘辱書具審法履安勝為慰賢上人前
年來此尋往金山多時不得消息不知今安在也石
橋用工初不滅裂云何一水便爾敗壞無乃亦是不
肖窮蹇所累耶何時復相見千萬保愛

又

開元大殿非吾師學行人神響應安能便成可喜可
喜此書附聖傳塗中更不封勿訝勿訝

與無擇老師

吾師要寫大字特為飲酒數杯只用尋常小筆作二
額八字者可八石六字可上碑兩旁刻年月日及官
位姓名字小不稱大伽藍示及大筆皆市人用者不
可使也惠及奇菽感服之至

與清隱老師二首

黃長生人來辰守書承起居佳勝為慰示及黃君佳篇

及山中圖刺以令有所紀述結緣淨境此宿所願也
但多病久廢筆硯視里中故人屢有求詩文者皆未能
副其請也千苗切勿訝

又

淨因之會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絕境寤寐不忘何日
得脫纓絆一聞笑語思渴思渴

與人

辱書承起居清勝竒墨吾儕共寶併蒙輟惠慙悚之
甚敬佩厚意也

與金山佛印禪師雜黃州

辱書伏承道體安佳甚慰馳仰見約遊山固所願也
方迫往筠州未即走見還日如約忽忽布謝

與王文甫

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思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
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
念之行計決矣見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
沿流入淮沂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
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
違何勝慨歎計公聞之亦悽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
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三兩日間特一見訪乎至

望至望元弼藥并書乞便與送達三五日間買得瓷
器更煩差人得否

與王慶源

窮僻少便久不上狀竊惟退居以來尊體勝常黑頭
謝事古今所共賢二疎師傅淵明縣令均為高退昔
人初不為優劣也謹以此為賀二子學術成就瑞草
橋果木成蔭以想數年出仕無一可愧者此又有餘
味矣除却虛名外物不知文太師何以加此想當一
笑也某蒙恩量移汝州回念墳墓心目斷絕方作舟
行何時復到汝到後又須營辦生事此身漂然奉羨

何及乍熱惟萬萬順候自重

與楊元素二首

陳主簿人還領手教伏承比日台候萬福深慰馳仰
人物豐盛池館清麗足供嘯詠之樂數日來人皆云
公移徐州雖未是實語然理當如此惟汲汲行復遷
擢矣某本欲秋間往見而汝州之行度不可免見治
裝舟行自洛陽出陸百八十里至汝雖繚繞遭回然
久困資用殆盡決不能陸行耳無緣詣別惟望順時
為國自重

又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
昔欲為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為成之
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至其下石佛山亦佳
觀

與胡道士

昨日起離中途逆風吹往北岸幾葬魚腹知之二詩
錄寄到後幸一兩字附遞至他州貴知達玉芝善守
護無為有力者所取餘惟保愛

與人

之不奉書疊承枉教字慰感良深比日起居住勝汝

郡務簡儒師清閑於此相從豈非甚幸區區非面莫
究令兄不敢別狀乞道懇

與佛印禪師三首

專人來辱書累幅勞問備至感忤不已臘雪應時山
中苦寒法體清康一水之隔無緣躬詣道場少聞謦
欬但深馳仰

又

夢想高風忽復披奉欣慰可知但累日煩擾為愧耳
重承人船相送益用感忤別來法體何如後會不遠
萬萬保練

又

專人來復書教并偈捧讀慰喜且審比日法體安穩
幸甚幸甚今聞秀老赴召為眾望公來長蘆如何如
何某方議買劉氏田成否未可知須臾留數日携家
入山決矣殤子之戚亦不復經營惟感覺老憂愛之
深也太虛已去知之

荅賈耘老四首

久不奉書尚蒙記錄遠枉手教且審比日動止佳勝
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
趣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齒落

日昏當是為雙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某髮少加
曰耳餘如故未緣往見萬萬自愛

又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
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
公當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且告為
卑末送相子來揚州

又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
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興底張鎬相

公見時且為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
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
云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又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
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為
作恠石古木一紙每遇飢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
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
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
長以付之也

與千之姪

必強姪近在泗州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
秋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
己人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
還鄉信否叔舟行幾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
老焉尋奏乞居常見邸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
各到彼葬却老姪二姨好也乾住二十來日却乘舟
還陽羨姪能來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
自惟罪廢之餘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
者非面不盡想不憚數舍之遠也寒暖不定惟萬萬

自愛

與潘彥明

別來思念不去心遠想起居住安眷愛各無恙不見
黃榜未敢馳賀想必高捷也其兩曾奉書達不屢夢
東坡笑語覺後惘然也已買得宜興一小莊且乞居
彼遂為常人矣公必已赴省試謾發此書不復覲縷
惟千萬保愛

與開元明師五首

奉別累年舟過境上懷想不忘遣人惠書具知法體
安穩感慰兼集咫尺無由徃見惟萬萬自愛

又

石橋之壞每為悵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盡當由窮蹇
之人所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尚未有涯但勿廢此志
歲豐人紓會當以耳僕已得請居常州暫至南京即
還南也知之

又

中前經過幸聞清論深欲還日再上謁以數相知約
在栖賢且自德安徑赴之遂成食言悚息不已比日
法體何如拙詩一首聊以記一時之事耳不須示人
切祝切祝

又

久復一見甚以為慰泥雨遠煩瓶錫不克款語但有
感愧乍遠千萬保愛

又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
六軸見授云衰老無復玩好而私家畜畫像之香燈
供養可擇名藍高僧施之今吾師遠來相別豈此羅
漢契緣在彼乎敬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荅王定國三首

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六對心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

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
近在常置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
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承欲一相見固鄙
懷至願但不如此省事之為愈也

又

樂瘴之術惟絕慾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為
瘴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鷄猪魚蒜遇著便喫生老
病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嘗云定國瘴
煙蜜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老人知道
則不如爾頑愚即過之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

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
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無狀罪廢衆欲置之死而先
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壑者歸耕沒
齒而已矣

又

近絕少過臨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為輕重見顧
者漸少殊覺自幸昨日偶見子華嗟歎老弟之遠外
蒙囑聞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
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嗤於拙
目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